

疑

獄

箋

箋卷二

高郵王鼎臣訂 仁和陳芳存著

婦訟子

李傑 包恢 葛源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語婦曰。此子法當死。汝寡居。止此子。得無悔乎。婦曰。子無狀。不悔也。傑命婦出買棺。曰。可來取屍。而陰令人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語。頃之相至。傑再三問婦。冀其悔。婦堅執如初。乃密捕道士。按之。故與婦私。

碍於其子不得逞者，僕杖殺道士，納之棺。

包恢知建寧，有母憇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徵求母媼與僧通，惡其子諫，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勿離跬步，僧無由至，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乘衣帛出，旋納僧籠內，以歸。恢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乃命沉諸江，語其子曰：吾爲若除此害矣。

朱葛源以泰和簿攝吉水令，有寡婦告其子，源以恩義說之，不從，則使人捕與間語，驗其對，則書婦告者。

也。窮治具服。

寡婦之子。珍愛異于常人。一旦欲置之死。必有大不忍者在也。若果婦無隱慝。或子姑息失教。養成悖。很有之。斷斯獄者。有委曲達情之法。

新婦獄

雙 痣

僻 疾

茶酒司

張昺伐妖樹

景定間，福建張氏遣女，里中不檢少年，聞茶湯擔有
玻璃盃，先一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
其拷掠，有隣婦每事女沐浴，少年詢知女僻處，有雙
痣相聯，赴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某物若干，官
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年指僻處雙痣爲證，女愧無
辭，驗之果然，擬罪將斷，鄰婦赴官陳告，少年遂伏辜
焉。

安吉州富家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餓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辨，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伎，盛服輿至，盜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服罪。

嘉定有少年日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女，借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卽復謀爲婚筵茶酒。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二惡少共竊女，昏時二少辟後墻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怕，遽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黠奴謂家長，茶酒素亡賴，數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聞而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末伎業人，直造姦耳。因俱

入後巷追之。巷甚永而無旁岐。二少見勢迫，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返，達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官，始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少對同達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妯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榜召屍屬，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逮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名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

井智不死大呼求救面追得達喧嘩擁回不聞井中聲也將曙才有二男子井邊過卽開封人同買于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肩女乙以布接出之既出乙視女忽念甲貲厚因而戕之則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貲非計耶遂下之石甲斃焉卽所疑屍也已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人不然若爲人女婦而外逸尙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於蘓州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斲女面

端女絕不能當。一日飞出女謀諸隣媪。媪言若固難罪。特從誘脅來。何苦忍如是。因媒之奔訴於官。於茲逮乙與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大駭息。因請正乙。而論達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姻家謂姪欺已。訴於縣。姪家又以狀其女。互訟媒從諸人。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決。慈谿張進士昂新任。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

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病死，不可忽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鄰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公獨見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衆不敢逆，創三百，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扶而灌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昔年爲暴風吹

至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晏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窺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人正與中攝去者訟始解公以其木修公屏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

景定之獄若非鄰婦陳告雙痣之冤幾不辨夫不檢少年先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其欲爲盜已衆著矣無俟再計矣。追女出對何爲者且此女者是女耶非女耶一問其婿而知之又何盜言可入耶此一官者安吉老吏之罪人也

盜未識面

王元美

林學

王元美在青州時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長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公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躡綠綵履盜首數從後窺之公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綠綵履者曰此逸盜也公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耶卽釋縛者

嘉靖初太倉知州林學精于聽訟一日有獄囚乃竊

盜羈獄久矣。忽許告鄉民某曾與同盜。林疑其詐。寤呼被告者審之。其人稱寃。且曰與盜並未識。面况同事乎。林知其誣。乃令其人如皂隸狀立庭下。令一皂隸衣其人之衣。跪庭下。戒勿語。已而出其不意。亟取盜至前。與跪者並。指皂隸而謂盜曰。據汝所告。拘彼至此。奈彼不服。何。盜諦視良久。乃與隸辨曰。爾與我共事。今日何爲抵諱。隸受教。惟俛首不答。林又謂盜曰。莫非不是此人否。盜又諦視作色曰。此人姓某名某。居某處。某月日同盜某家。分贓若干。又盜某家。分

唯若干何爲不是言甚鑿鑿但所言姓名居址雖真而惟與皂隸辨被告人在傍絕不一顧林探問再三盜執益堅林始笑曰汝與若人初不相識誣其爲盜其間必有主之者窮究之盜不能諱卒吐其實乃一糧長與彼有隙故賂盜以誣之也

火起有辨

油幕油衣

放火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瓦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以上聞。仁宗曰頃者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

遜比輕典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烧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二猪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中分所爭物

薛宣 范邨

周新

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一人至求庇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各爭爲已縑太守薛宣命各斷一半使人追聽之一曰君之恩縑主則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伏

後漢范邨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罪喜者

明周新爲按察使有訴爭兩傘者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使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與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

爭物必取其微

傳 琰

李 惠

游 顯

韋善道

李 亨

黃洽中

傳季珪琰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鍼賣糖二姥爭團絲
詣琰琰取絲鞭之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
爭雞琰問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殺雞得粟罪言豆
者

後漢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憇樹
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曰易辨耳令置
羊皮席上杖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服罪

江淮行省游平章顯爲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識之，隣不服，爭鬻不已，游出見之，嘆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得銀星，遂服其罪。

唐韋善道，遷彬州太守，有訟鷲者，問其所飼，甲云：稻穀。乙云：糲飯。叱而留之，明日視遺矢，有芒穀，召甲歸之。

明初，李亨爲鄞令，有二軍籠二鷲，經西門，道逢民家鷲羣，取其二，併納籠中，民踵其後來訴，軍曰：四鷲皆

買於慈谿亭問飼以何物曰糠粃問民則曰常放之
野所食者草耳頃之鴛鴦庭下糠草異驗二軍不能
對

黃洽中爲烏程令有豆商米商共爭一斛洽中曰兩
家構爭皆斛罪也叱杖之斛破豆屑出焉乃罪米商
鞭絲見鐵屑是矣使都無屑焉將何以斷乎殺雞
得粟是矣使都食粟焉或都食豆焉將何以斷乎

輕重大小廣狹多寡之準

孫寶

袁滋

孫登

許宗裔

劉志方

高防

尉氏唐令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餽餼者。今餽餅也。於都市與一村

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執無以證。寶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賣乃者服。

唐李汧公勉。鎮鳳翔。屬邑耕者得馬蹄金一甕。漢武帝鑄

金像馬蹄其。送於縣宰。慮公藏守不嚴。置於私室。信後民間傲之。

宿視之。皆土塊矣。方金出土時。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狀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拘僕隸訊之。或云投水中。或云藏糞壤內。語無定。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甚怒。俄有筵晏。語及。坐客皆驚異。袁相國滋在幕中。倪首無所言。汧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屬乎。袁曰無之。汧公曰。何開彼之罪。似甚不樂。袁曰。疑此事有在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乃閱窆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遂於

列肆索金。溶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則二農夫。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重。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幸獲清雪。沂公嘆服無已。

孔奕爲全椒令。或遺之酒。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甕果水。或問何以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耳。

孫權太子登嘗出遊。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

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請付法登俸
求過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王蜀時許宗喬守劍州部民于燈下識認劫盜告吏
擒之所收贓物惟線絢絢線而已囚不勝拷掠已伏
罪宗喬引問囚稱是已物與失主互爭宗喬命取兩
家線車又問絢線各用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
瓦子開視之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線絢安于車軋
量其小大亦是囚家物其枉乃雪

劉志方知仙居縣有偽獲盜布者志方詰之皆曰婦

織耳命各取織筓驗之事獲釋。

宋太祖時左丞高防在蔡州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至五人。贓仗已具防疑不實取贓閱之召又問曰爾所失衫褲是一疋布耶。又曰然。防令較其幅尺廣狹及踈密差異。囚乃稱寃。防曰何故伏罪。曰不任捶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真盜出五人爲製衣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大定唐公爲尉氏縣令有婦因過瓜園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謂一瓜不能致罪乃自摘三十枚。

以誣其婦。公問曰：婦盜瓜時，挈何筐？筐瓜主曰：無瓜。卽叱瓜主抱兒，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瓜，已不能舉矣。遂服誣告之罪。

走

符融 蔡微

符融在冀州，有老母。日暮遇劫，揚聲呼救。行人爲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旣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也。盜果伏，蓋融料以爲盜。若善走，當不被行人所獲。以此知善走者，捕逐者也。

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結聚爲盜，俘之，沒爲官戶。配執御轍，每罷朝後行，百餘用。

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仍又執繼。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錢杖，每旦恒在，弗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錢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後爲名將。」

吐

慕容彥超

馮儀

漢慕容彥超帥郿。或獻新櫻。令主者收之。俄爲給役人盜食。主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主者誣執耳。勿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黎蘆散。既飲。立嘔吐。新櫻在焉。於是服罪。

南唐馮儀爲豐城令。有出父詣。令求夫事。凌晨飯熟。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麪。金不與。乃訟於縣。公飲以茶。而灑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

食惟蕨耳。肆家乃伏罪。

孫能傳曰：武寧王徐達嘗軍於吳江，有貨食者，知武寧軍令嚴肅，誣一軍士強食其麩，冀路已以丐免，聞于武寧。武寧心知其誣，剖腹視之，果無有，乃殺貨食者噫。武寧欲借一以警百，令則肅矣。彼無罪之軍士，奈何以冤死乎！吐櫻吐蕨，其事可法，惜武寧之不知出此也。

一父欲試其子，令館中二童，一童盜食雞卵，問子知爲誰，子令各漱齒，識之。浙中某巡按，天旱禱雨。

禁屠宰令各官毋私食肉一日迎天竺觀音各至拈香巡按令飲皂莢試吐之數官有難色知其食肉也

桌帷

王

璈

王文成

唐貞觀中，李忠與父妾亂，遂與之潛匿。追詰甚急，長安縣獲之。縣司王璈引就房推問，不伏。璈先令一人休案褥下，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璈鎖門去。忠與妾相謂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而璈至，開門。案下人遂起白璈，各大驚伏罪。

賊首王和尙攀出同夥多應亨，多那宰者，曉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母從兵道告辨，詞批下。

州中引王和尚爲証。王文成守仁曰：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卓。卓帷內藏一閉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寅賓館有客。卽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卓下出云：聽得王和尚說。且忍兩夾棍。俟爲汝脫也。三盜皇遽。叩頭請死。

借盜

裴子雲

趙和

侯臨

郭彭祥

張允濟

劉宰

胡長孺

幹里朶

唐衛州新鄉令裴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邊，留犂牛六於舅李璉。五年產犢三十，直十千。恭還索牛，舅曰：「二犂已死，還四犂，餘非汝犂所生。」恭訴子雲。子雲送恭獄，令收盜牛賊李璉。璉惶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藏汝庄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款云：牛三十，外甥犂牛所。」

生實非盜得。子雲令去恭布衫。璉驚曰：此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卽當還牛。璉默然。子雲斷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唐咸通初，天水趙和爲江陰令，有片言折獄聲。楚州淮陰二農比庄，東鄰拓腴田百畝，貲未足，以庄券質西鄰百萬緡，約來歲取贖。至期備錢贖契，先納若干緡，約明日償足取券。明日齋餘錢往，西隣遂不認，且無保證及簿籍，終爲所拒。訟之，州縣皆不能白。乃越江而訴於和。和命捕賊之幹者，齋牒至淮陰，曰有寇。

江者按劾已具言有同黨在某處姓名形狀具指西鄰請捕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牒去果捕至和厲聲曰何爲寇江囚稱寃和呼刑具且曰所盜率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囚乃具列稻若干斛庄人某還紬絹若干疋家機其所織錢若干貫東鄰贖契銀器若干件匠某造和喜謂曰非寇江何諱東鄰贖契緝耶遂引對證囚慙懼請死乃令還契而釋之

侯臨爲東陽令有治聲他邑人寄財於姻家爲所匿

累訟弗直。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必令具物名件而去。久之。縣獲盜。侯因縱盜。安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卽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還之。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託弟置產。契券俱弟收。兄卒于官。嫂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之州。訊不服。乃越境訴于郭。郭隱其事。取獄中賊指板。其弟移檄械至。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

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乃速其嫂證之。弟歎服。還產。隋張允濟令武陽。原武民有以牯牛依妻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詣武陽。質于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伏罪。

宋劉宰授泰興令。隣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于主有

類稿卷之二
連因喪會竊券而去他日徵其租則曰牛鬻人矣與
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于宰
宰乃召二甸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甸
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鬻某
氏所租甸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
憮然爲歸牛與租

元永嘉民有質珠步搖于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
亡于盜屢訟不獲直住告寧海主簿胡長孺長孺曰
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命盜誣兄受步

播爲賊。逮兄赴官，力辨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幹里朶爲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不與，訴於縣，縣以無契驗却之，乃訴於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圍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欺沒所寄財，罪下于盜者也。爲盜指扳禍，甚于被

盜者也。牧民者方將弭無情者之口而傾啓之。平
斯術也不可以訓。慎之慎之而弗輕試焉可也。

虛言探真情

李崇

許襄毅

錢藻

王敬所

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蓋等已誣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審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

去此三百里。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名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爲往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報。崇攝問。慶賓引伏。數日。思安亦爲人縛至。釋蓋等。笞女巫一百。

泰安州富民。奪僱工人妻。其夫有怨言。撻之折股而死。以其妻付一人領去。將屍夜乘於壑。死者之兄訴。

於官歷問俱坐誣許襄毅公鞫之證犯累經刑具言
詞慣熟無可入者公視其中一篤實者問其村巷門
戶樹石之詳又取一篤實者問其居止人口孳畜之
詳復取一人語以門巷人口孳畜之詳其人驚懼謂
公微行知其詳也公復云折股而死必有縛治之物
隣家婦牽花牛過時已實告我汝第言之合吾所聞
則已否則痛加爾刑其人不得已吐實謂死時以破
箕裹其歷至夜疼痛而已公取兒犯詰之驚懼伏罪
問其屍日夜棄於壑不知有無公曰陸地雨水暴發

漂流不遠。令吏卒尋之。果獲屍。破箕猶縛其脛云。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殺甲于大門之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由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給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朔州惡少年七人。殺人取貨。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

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
獄久不決有旨切責郎中移疾卧閣王敬所攝其事
卽日抵曹命一隸衣敝絮伏堦左趣召六人堦右伏
厲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堦左叩頭狀相顧
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探事人

莊遵

陸雲

元絳

張松壽

蔣常

韓思彥

宋日隆

楊逢春

許襄惠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赴賊。女子卽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卽告官。官拷其叔太過，因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置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奸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

疑因相與大喜。吏卽擒之。叔遂獲免。

吳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吏隨之。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果得之。問之具服云。與此婦通。共殺夫。聞婦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安候也。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除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

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係廡下。詰妻奸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其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污。是以知之。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賊。奉勅十日內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劫所檢踪。見一老姥樹下賣食。以從騎馱來。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人潛伺之。有人共姥語。卽捉來。果有一人。問明府推勘如何。卽執之。以衣裳首送縣。一問具與賊並獲。

唐貞觀中，衡州板橋店主張逃妻歸寧，有衡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二衛刀殺逃，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覺也。至明，店人追正等拔刀，血甚狼籍，送獄考訊。正等自証，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近人十五以上俱集，爲人數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日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卽記面貌，勿露。果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使君作何推勘，如是三日，皆此人。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呼其中與

老嫗訴者出問之。果與逃妻好。殺逃者。上聞。勅賜常
綠二百疋。遷侍御史。

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客懷刀。血汚
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者
三。因問兒出亦有人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
遂擒真盜。

潯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下。嶺上則驛途。每由其屋
後而遵驛途出入。嘗五更初。携斫器他適。未及驛途。
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遍身皆血。致之而去。及午。

里鄰驗視致命處皆斧痕以爲此匠無疑捕其夫婦
繫獄不勝拷掠遂爭証伏官疑之年餘不決宋知錄
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宋知其寃日日入獄
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
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宋屏左右呼孩與十八界
官會兩貫而詰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
十令探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命二卒隨孩
捕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具服木匠
夫婦遂得釋咸淳某年也

南京刑部典史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被殺於館舍。宗奔去旋來，告尙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開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旣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鞠王宗獄。如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二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卽置于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覘者衆矣，何出踪跡。

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看耶。

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與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且無首。有司疑生所爲。刑訊誣服。許襄惠公進時爲按察使。見生少年美資。似非行兇者。意必賣酒家殺之也。乃佯叱曰。爾殺人。何稱冤爲。時近歲除公意。貧人得銀必買布。過節忽拘各布商。以私曆帳來人。莫知其故。至則見酒家以殺人之次日。易布數疋。數日復易數疋。公密令人覘之。知酒家常在門下探聽。卽捕之。至則恐懼失色。卽伏罪。問何故無首。云

藏空桑中取之果得首

殺人之獄。有不以刀爲斷乎。無有矣。楊正之刀血
狼籍矣。醉客之刀血污矣。則將歸獄二人乎。無疑
矣。然則何疑乎。爾仇耶。盜耶。奸耶。忿耶。都無之。則
何爲而殺之也。此不疑之于迹。而疑之于其情也。

謬罰

蘇秦

秦檜

許襄毅

胡長孺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賊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秦檜爲相都堂左楹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默數焉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

白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曹州省祭趙葵其親被盜夜殺於野趙訴於許襄毅
公公知賊之必逸也乃罵曰暮夜殺人豈可指名安
告殺人之辜汝自當之柳杻收監乃下令曰被告許
將情來訴羣賊翕然稱冤赴訴無一人後者咸服其
辜

元胡長孺爲寧海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
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
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執手稱快

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

數人用術雖同而長孺之事則非也。扶傷民碎農器罪之小者也。其人雖逸亦在可追可縱之間。使械民者久之而扶者不出柰何以既傷之後而復久困耶。慰遣民償其器嚴追扶者至而治之可也。

假誤次

高謙之

向敏中

陳青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爲河陰令先是有人獲盛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而逃詔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欣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

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孀
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
荒草中忽墮管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井矣明
日主人踪跡得之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
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
入甕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亦不爲疑
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問數四僧但云前生嘗負此
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乃得實因密使吏訪賊
吏食下村店店媪聞其自府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

某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杖死于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其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曰、某安在、嫗指示其舍、吏掩捕獲之。案問具伏、并得贓、一府咸以爲神。

江西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核投舟中、少年之中、少年以爲挑已、暮行入其家、聞無人聲、隨還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滿地、旦集鄰里、見血蹤至舟、遂執少

年赴官、少年不復自明、誣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刀、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刀也、欵成、獄吏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獄、陳曰、已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媼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青密以告司李、推問獄吏得實、殺之、少年乃得釋、

獄吏知履刃所在、即可疑

牛驢之盜

張

鷲

顧憲之

于仲文

王

端

楊景

唐張鷲爲河陽尉。有客驢韜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告。鷲推勘急。賊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直五千文。鷲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餓處。乃令搜其家。得鞍草積下。

南梁顧憲之爲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主所居。盜伏罪。周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

後得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卽罪杜，乃伏。

王端知襄邑，有鬻犢于市者，或執以爲盜，詰之不服。端取兩家母牛，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

明楊景爲澧州判官，有卒失牛，証民吳姓爲盜。州爲成獄，景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苙中，卒乃服罪。

割牛舌

張詠

包拯

周德成

李復亨

張詠知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曰爾于鄰伍誰是最隙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不遂構怨之深詠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訴擅殺牛者詠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伏罪

包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觀之既而有告私宰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

告之，盜者驚服。

明初，周德成知休寧，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弗得。德成詰之，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德成曰：即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

李復亨爲南和令，有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名里中人至，使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服。

瓜菜之盜

高 洙

張允濟

王 愷

路伯通

李 亨

北齊高洙爲定州刺史。有王姥孤獨，種菜三畝，數被盜賣。洙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誣之獲盜。

明成化中，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於縣。奉命傾茄於庭，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時併摘小者耶？乃伏罪。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芴，結庵守之。因告曰：不須守，若遇盜，當來訴。母如戒，居一宿而失芴。母以告，允濟悉召左右居人，使之一一聽其手，乃得盜者。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證，遣之。翼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

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吮其鋤果有
苦味者捕之服罪

愚盜

劉宰

陳襄

湖汲仲

宋劉宰爲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一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日。不盜者。明旦蘆自若。果盜。明旦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浦城主簿陳襄。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

墨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爲盜。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姬聚佛庵誦經。一姬失其衣。適汲仲出。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羣姬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祿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給盜家

范純粹

王新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不伏。公今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卽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卽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明王新同知廣德州。有樵者鬻薪，亡其斧，覓之買者，
匿而不與。樵訴于官，新乃解其人之緜，陰給其家，果
得斧。

買物識盜

高 汝 周 新 易 貴

北齊彭王洸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遇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洸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洸陽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

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鞠布主。卽劫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擔帛人息肩路旁。倦而寐。熟因失帛。訴于貴。貴使人擿失紙處一石。到府杖焉。擁入觀者如市。閉門。量罰入者。以資失帛人。復詰曰。汝帛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在外。數日出。公贖。泛買諸買人帛。彼送至。令各書名其上。乃召失主認之。果得原帛。盜伏罪。

假盜致盜

高潛

楊津

慕容彥超

錢惟濟

北齊太保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一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日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得無親族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向妻家也捕而獲之

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

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已子於是收捕并絹俱獲

漢慕容彥超爲鄆帥嘗置庫質錢或以僞銀二錠質錢十萬久之乃覺彥超密令主吏夜穴庫垣徙金帛他所榜示被盜使民自占所質備贖賊賞錢一萬民爭以所質物自言不數日果得質僞銀者

宋錢惟濟知成德軍民有作僞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贖質者當來責

餘直卽得之矣已而果然

假棺

呂元庸

藝無名

柳公綽

唐呂元庸鎮岳陽，因出遊，登高瞰原野，見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皆衰服隨之。呂曰：遠葬則侈，近葬則省。此姦人爲詐也。令搜之，棺中皆兵刃。擒之，則盜也。欲渡江掠貨，假喪舉，使渡者不疑，同黨數十輩，已于彼岸期集，并擒付法。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忽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

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吏懼謂兩縣主
盜官曰兩日不獲盜死尉謂吏卒游微曰一日必獲
盜不獲死吏卒游微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別駕
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微謂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
遽進堦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
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
官所在詰盜有名每盜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
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厄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
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無名手

日今日遇公吾輩得復生矣。請問何法。無名曰：請君
問于天后。長吏以聞。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
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
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
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盡召吏卒。約曰：十
人五人爲侶。于東門伺之。見有湖人與黨十餘輩。皆
衣緜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以報。吏卒伺之。果
得。馳白無名曰：湖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巡
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盡執諸人。

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
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無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
耳。臣到都之日。卽此輩山葬之時。臣見卽知是盜。但
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卽知其墓。
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莫
無損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
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
加秩二等。

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儉。隣境尤甚。有齊衰者哭。

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於武昌。爲津吏所遇。公綽
卽命軍候擒其人。破柩皆實以稻米。蓋葬于歉歲。并
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棺歷數世。則新舊宜別也。是僞非真。則重輕可察
也。借以作好。過則棄之。則美惡當審也。

盜官

吳雨巖

巖仁勇

趙司戶失妻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州時
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年前某處相識甚喜
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駭一日會其家
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年老而憔悴不樂令夫人與之
從容言王伴舊事婦人潛然詰之再三乃知正雨巖
所識王某之妻蓋寇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勅仕至
本州添倅也雨巖付吏推勘得實申朝正其罪時寶

祐年間也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豁達斷
事明當憲司喜之常有委送宰嘗招同官及宅眷飲
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垂淚宰妻怪問丞妻請間曰我
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寇一家老幼童僕
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夫主誥勅調此縣丞同行
六人臂上各有三點號或爲書院官或爲親戚盡則
散處夜則同宿獨此寇能書判推以爲首妾不甘其
辱耳時新喻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

筵散坐移入後堂不令諸廳人從入才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嚴卽出點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擗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瑞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偽遭喪以歸後十年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輜百餘乘其第十輜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復見其至輿中遺片帑于地曰明日可候于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帑裹金二兩叱

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百口皆盜姬妾皆大
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無菴珙爲門制
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百人皆盜未易制也
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戶某年二
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與耳孟遽携其手謂
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使母逃大
宴及其妻妾宴之因犒其從兵于教場伏兵殲之以
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焉推勘具得其情乃
某官罷夔路倅盜殺之江中以其語勅改調至帥也

妻妾百餘人，皆仕宦之妻女，其黨五百人，戮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以居，聞其事于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于趙，餘皆訪其親而歸之，時淳祐年間也。

刀

劉崇龜

黃勳

司馬悅

汪澤民

刀上有蠅

刀沾馬血

宋太宗

唐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笑，是夕果啓扉俟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人言夜有某客，舡徑發，官差人追到，拷

據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視其刀屠刀也。崇龜
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塲。以俟
烹宰。既集。又下令。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陰
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一屠後
至。不肯持刀去。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卽命
擒之。已竄矣。乃以他囚合死者。代商子。侵夜斃于市。
商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以奸
杖背而已。

折獄龜鑑曰。凡欲釋寃。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

術也。斃囚者，誦賊之術也。賊若不獲，究何由釋？故仁術有在于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宋紹興中，黃勳知新昌縣，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刺刀，驗之，皆豕膏也。值旱，徧禱于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刀獨新，一物卽伏，人以爲神。

北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齋錢五千，死于道路，或疑張堤爲劫，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當時狼狽，應

有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欺服靈之又于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衣皂襦遂釋堤

元汪澤民爲平江路總管推官僧靜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搜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于仇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名氏召工驗焉曰

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認鄰僧械械之。

有被殺于路者，始疑盜殺之。及檢沿身衣物，俱在。遍身鎌刀傷十餘處。檢官曰：盜但欲人死取財，今物在，傷多，非仇而何？遂屏左右，呼其妻問曰：汝夫與何人有仇最深？曰：夫自來與人無仇，近有某甲來做債，不得，曾有冠期之言，非深仇也。官默識其居，遣人告示，側近居民，所有鎌刀，盡將呈驗。如有隱藏，必是殺人賊。當行根勘。俄齋到鎌刀七、八十張，令布列于地。時方盛暑，內刀一張，蠅子飛集。官指此刀，問爲誰者，乃

是做債冠期之人，擒訊猶不服。官曰：衆人鎌刀無蠅子，今汝殺人腥氣猶在蠅子，集聚豈可隱耶？左右失聲嘆服。殺人者叩頭服罪。

金臨晉王簿李復亨，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之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及邑人橐中佩刀，謂之曰：刀戩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欵服，果有仇。

宋太宗卽位初，京師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罵詈不休。衆人環視皆忿，忽人叢中一軍

尉躍出刺丐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問者街卒具其事聞于有司以刀爲微有司坐富民殺人既獄太宗問某服乎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吾實殺之柰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羅鉗吉網不必濁世乃罰失入者而釋富民論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傷

李處厚

李南公

尹見心

余良肱

楊提舉

京尹總轄

錢惟濟

歐陽暉

鄧文原

吳惟

李處厚知廬州梁縣，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

截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一老父求見曰：此易辨

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如言

用之，傷跡宛然。蓋邑之老書吏也。自是江淮之間，官

司往往用此法。

李南公知長沙，民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

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棒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卽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

日婦有子女乎。日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鞠之。別發一票。速取女至。攜入衙。以菓食之。好言細問。得其情。父子服罪。

余良肱爲荆南司理叅軍。有捕得殺人者。旣自服矣。良肱獨以驗其屍。與刃疑之。日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宋提舉楊某。爲越錄事叅軍。其法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家被盜。持仗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送官問盜死。郡因治保。

長制死獄具楊圓狀曰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
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卽
追詰元捕賊者索致杖首有裂証益明乃引法保長
止坐杖

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
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
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竊器與僕以刃自
傷。謬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衆是以得之。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

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而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歐陽曄知端州，民有爭舟，歐死者，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曄曰：吾視食者皆右手持匕，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乃伏罪。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係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

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于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係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乃釋福兒。與化囚坐殿，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知府吳惺疑之，命燔水，毋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失左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

殺人于門

程 戡 陳 琦

程戡知虔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所，被殺在其門。官執胡訊，胡誣服。按察僉事陳琦疑之，曰：豈有身殺人而自

置諸門者。訊之。則生有宿讐。賊其夜適胡也。而殺之。
胡得釋。

何以知夫死

張昇

楊評事

張杲卿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好人殺其夫婦與謀者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不欲夫行已闌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昇假

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
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
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人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出
門久矣、豈尙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分投
尋三日、無踪、因具牘呈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
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
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果服。

奸婦被殺

卜者

樊上舍

京師校尉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色遂殺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就取刀殺婦而去及旦有常工役其家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滿地驚走出須臾隣里大覺執工役者聞官誣服將就市卜者出自首憲司以下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宋淳祐年也

建寧樊上舍處太學時私于左藏庫前文節級妻艾罔知也嘗飲酒肆密聞鄰座人相語此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年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上直覓人替之至三更時歸家急扣門其妻語上舍曰吾與爾情好三年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投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卽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者揮刀誤中其妻遂逃去文呼報四鄰皆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何

來我等何由知之、文遂繫獄、誣服焉、明日赴市、就刑、
上舍見犯由書、文節殺妻事、出街語、節殺曰、汝妻
是我殺、柰何要汝償命、遂赴官自首、止編管本州事、
在寶慶年間、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瞰其夫侵晨出、
卽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伏床下、聞其夫曰、吾見天
寒、恐爾冷、回來爲爾加被耳、夫去、校念曰、彼愛妻如
此、何忍負之與人私耶、取佩刀殺婦而出、曉有賣菜
翁至、隣人執以聞官、誣服、將棄市、校登場大呼曰、某

妻是我殺也。有司以聞。廷訊之曰：婦美，小人實與私。因聞其夫語，恨此婦負夫，一時忿激殺之。臣不敢欺，願賜死。太祖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釋之。

奸夫誤殺

盛 景

臨海令

丁四官人

有巨室婦、當農時往田中督視、朝出暮歸、一日晚不
及城、假宿城外、其家館之樓、詰旦不啓戶、主婦排闥、
則殺死于榻矣、居隣聞之、官竟歸罪于主翁、御史盛
景往其家、周視樓居、見旁垣有補斃痕、因問此外何
隣、乃一縷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縷曰某某、生一女
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
矣、立命呼女謂曰、汝奸事吾已知之、可吐實、無嘗吾

刑女卽陳與東隣少年郎私召郎至具述本末每奸佩刀自衛是夕婦拒之因手刃焉獄具斬郎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費官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我隣家子也爲小娘作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令以爲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

夫爲誰、曰某秀才、逃生至、曰賣婆語有之、未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賣婆有子乎、逃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

又陝西丁四官人事、亦相類、某氏有婦與小姑、春日在園中作秋千戲、園前短垣外臨官道、有美少年走馬墻外、駐而寓目、二女瞥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郎故

不知少時自去。明日隣媪小與二女周旋之。顏言小
娘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爲得其情。頰發頰。媪曰。無
庸諦。我此來正爲丁郎耳。郎昨覩芳儀。固深顧注。二
女稍問郎踪跡。媪盛稱其美。媪見小姑有動意。入其
寢。識其戶徑而去。入夜。女滅燭不寐。惟忪若有所俟。
宵深。忽一郎踰垣而入。暗中卽闖女房。女誰何之。小
語曰。我丁四官人也。女默然。携手入就寢。未明而逝。
初不睹其面也。是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荏數月。
一日。女以事適外家。且久未返。兄嫂遷寢其室。亦滅

燭而寢，郎來見肩戶，毀窻而入，遽登床，捫女得駢首枕上，卽取所佩刀，斷雙頭而去。詰旦，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以爲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錄之，因沉思良久，謂翁媪曰：「若子婦故居此室耶？」翁媪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召女至，訊之，卽承與丁通，逮丁至，誦之，愕然無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日是日從墻外偶駐，雖見秋千事，初無謀念，小玩而過，其後事畧不知也。顧安得終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之乎？女言每來輒在暗中，終不及早，固不

更沉慮因逮姬掠之姬乃不能諱初二女偶
入隣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耳捕子至即
入與女私甚密是夜見閉戶疑其他也入覘
乃子並寢遂戕之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正
六前事未知參互傳之或本二端云